

俄羅斯民間故事

〔英〕 倍 因 編 譯

周 啓 明 中 譯



9.8

研究所

俄羅斯民間故事

〔英〕倍因 編譯

周啓明 中譯

天津人民出版社

R Nisbel- Bain
Russian Fairy Tales
A. H. Bullen
London 1901

俄羅斯民間故事

[英]倍因編譯

周啓明 中譯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錦州道六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

開本350×1168 1/32 印張2 5/8 字數 60,000

【香港大公書局1952年11月印行一版】

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3,390

統一書號T 13072·200

定價(5)0.26元

序 言

介紹民間故事是用不着多說話的。民間文艺即是原始的文艺，歌謠是最古的詩，故事是最古的小說，尽管有人加以輕視，它的地位却总是确定实在的。这本是民众集体創作，不經過刻板紀錄，純是口耳相傳，所以生动流暢，有它活潑的生命，内容与形式都是老百姓所喜聞乐見的民族風格和民族气派，这一句名言用在这里可以說正是恰好。在西欧各国，十六七世紀中宮廷文学很占势力，文人拿了这些材料来加工，可能使它变了样子，可是留在民間的还是健在，永远保持着它的特性。从那里取得源泉，正常地發展起来，这便可以成为真正的文艺，如在俄国的前世紀，他們排除了西欧的模拟作風，从本国民間出發，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詩，果戈理和謝德林的小說，都是如此，他們与民間文艺的关系是很显著的事。我譯了一册“烏克蘭民間故事”，是果戈理故乡的出品，这里再譯了一册俄国的故事，有几篇可能是那几位文人所曾經听說过的。这些故事富于空想与風趣，誠有如英譯者所說，远超过日耳曼的作品，但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的意义上亦是如此，在王公神怪的队伍中間，穆日克（农民）的立場与态度很是确定，这也与西欧是很不相同的一个要点吧。

啓 明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日

凡 例

一、本書所依据的是英国倍因 (R. N. Bain) 編譯的俄罗斯童話 (Russian Fairy Tales, 1901), 但是这中, 英文的名称都容易誤会, 不很适用, 中文童話似乎是說兒童讀物, 事实上却并不是的, 英文原意云仙家故事。这种小神仙却是除西欧以外在別地方并不出現。倍因所根据的乃是柏烈偉 (P. N. Polevoi) 的俄罗斯民間故事 (Narodhuiya Russkiya Skazki), 現在也就用这个名称, 庶几名实相符, 一目了然。

二、俄国民間故事在前世紀中已經收集, 由阿法那西也夫 (Afanasiev) 編輯, 著名于世, 柏烈偉从这中間选取了三十六篇, 編为一册, 于一八七四年出版, 以便閱讀, 倍因又从其中選擇了二十四篇, 本書所收十二篇, 正是它的一半。柏烈偉書中述有三分之一未見英譯, 不知道怎么样, 但若是就倍因的書來說, 这里所譯出的十二篇可以說是精华部分, 足以代表这类故事的好处了。倍因曾說, 对于日耳曼的 Märchen 和俄罗斯的 Skazki 同样熟悉的学者, 說到故事的富于空想与風趣, 無不推重后者, 远在前者之上, 这話正是很的确的。

三、民間故事是旧时代旧社会的产物, 內中常有宗教和封建分子遺留, 但故事中的神往往只是口头語, 可以用正义或公道替代, 貴族富商都是打倒的对象, 沙皇差不多全是庸俗得可笑, 民間故事如不經文人加工修飾, 它的健全性仍是存在, 这在斯拉夫系故事中更明了地可以看出。

目 录

金山·····	1
霜公公·····	5
飞船·····	8
像你拇指那么大却有十四里长的鬍子的小老汉·····	14
沙太子伊凡和無人自彈的竖琴的故事·····	21
禍中禍的故事·····	34
沙公主無限美·····	39
威耳略卡·····	50
蝦蟆沙公主·····	55
安瑪·貝倫尼科夫·····	61
背包里的两个人·····	67
富瑪耳科和倒运华西利的故事·····	71

金 山

以前有一回，有一个商人的兒子，把他的財產都花光了。末后他到了这么的地步，連飯都沒有得吃了。于是他拿起一把鉄鏟，走到市場去，在那里等着，看有什么人要雇他去当工人。只見一个七百裏挑一的商人，就是說他比別人富过七百倍，坐在貼金的车子里过来了，所有做短工的人一看見他，便立即全都四散逃走，在各角落里躲藏起来了。他們中間只剩了商人的兒子一个人，还站在市場那里。那七百裏挑一的商人問道：“小伙子，你要做工么，那么来雇給我吧。”

“我很願意，我到市場来，就是为的这件事。”

“你要多少工錢呢？”

“假如你給我一百盧布一天，这交易就算定了。”

“那是有点兒貴了！”

“若是你觉得貴，去找賤一点的貨色去吧。但是这个我是知道的，剛才这里有一大群人，你一来，他們就都奔散了。”

“好吧，这样决定了！明天你到港口来吧。”

第二天早晨一早，我們的商人的兒子就跑到港口去，那七百裏挑一的商人已經等着他好些时候了。他們上了船，开到海上去了。他們的船走了又走。在海中間出現了一个島，在这島上立着高山，海岸上有什么东西像火似的燒着。商人的兒子說道：“我看見的那是大么？”

“不，那是我小小的金的城堡。”

他們走近那島，他們上了岸，那七百裏挑一的商人的妻子和女兒出来迎接他，那女兒非常美丽，沒有人能够想像得出来，也沒有故事能

够講說形容。他們互相招呼了之后，都走进城堡里去，帶了那新的工人在一起，他們在食桌上坐了下来，他們吃喝很是高兴。主人說道：“今天滾它的吧！我們今天來飲宴，明天我們作工吧。”

那商人的兒子是一个美少年，壯強齊整，像是牛奶和血的紅紅的臉色，他爱上了那可愛的閨女。她走到間壁的屋里，私下叫了他去，給他一副火石和火刀。她說道：“你拿了這個吧，若是你有什么危急的時候，可以用它。”

第二天那七百裏挑一的商人帶了他的工人出發往那高的金山去了。他們登山，攀了又攀，可是攀不到頂上；爬了又爬，可是也爬不到頂上。那商人說道：“好吧，讓我們先來喝一下子吧。”那商人便遞給他一杯昏睡的迷藥。工人喝下去就睡着了。那商人抽出他的刀來，把他帶來的一匹劣馬殺了，取出臟腑，將少年人放在馬肚子里，又把鐵鎚也放進去，縫好了創口，他走去在叢莽中間躲了起來。忽然飛下來了一大群的黑的鉄嘴鴉。它們拿起馬的尸体，帶到山上去，動手來啄食，及至將馬吃完了，便要啄着那商人的兒子了。他醒了過來，打退了那些黑鴉，四處觀看，自己問道：“我現在是在哪里呢？”

那七百裏挑一的商人從底下對他大聲叫道：“是在金山上哩！來，拿起你的鎚來，掘金子吧。”

他於是掘了又掘，把金子拋到底下去，那商人拿來裝在大車里。到了傍晚，他已經裝滿了九大車。那七百裏挑一的商人叫道：“這就行了。謝謝你的工作。再會吧！”

“但是我怎麼樣呢？”

“你請任便吧。像你這樣的在那山上已經死了九十九個了，你正好湊足一百！”那商人這樣地說，徑自去了。商人的兒子心里想道：“現在怎麼辦呢？要從這山上爬下去是簡直不可能的事。我一定非餓死不可了。”他這樣地站在山上，在他的頭上盤旋着那黑的鉄嘴鴉，它

們顯然是聞到吃食的气味了。他開始回想這些事情的經過，記起可愛的閨女怎麼地把他叫到一旁，給他那火石和火刀，她對他說道：“你拿這個吧，若是你有什么危急的時候，可以用它。”他說道：“看吧，她這話並不是空說的。讓我們來試試看吧。”商人的兒子取出火石和火刀來，敲了一下，立刻跳出兩個美麗年少的英雄來。

“你要什麼？你要什麼？”

“把我從這山下帶到海邊去。”他剛說出這話，他們隨即把他挾在臂膊下，小心地帶他下了山。商人的兒子在海岸上行走，看見有一隻船從島的近旁駛過去。

“喂，船上的好人們，請帶我同走吧！”

“不，兄弟，我們不能停，這一停要叫我們損失一百里的路。”船員們走過了這島，逆風吹了起來，成了一個可怕的風暴。

“啊，他顯然不是我們這類的平常人，我們還不如回轉去，把他帶上船來吧。”他們於是回到島上，在岸邊停住，帶着商人的兒子，送他到他的故鄉去。

一個長時間過去了，又過去了一個短時間，那商人的兒子拿起他的鐵鏟，走到市場去，等什麼人來雇他。那七百裏挑一的商人又坐在他貼金的車子里走過了，那些做短工的人見了他都四處逃走，在各角落里躲藏起來，那里只是商人的兒子一個人單獨留着。那七百裏挑一的商人說道：“你願意雇給我么？”

“我願意，你放下二百盧布一天，叫我去做工作好了。”

“不略為貴一點兒么，呃？”

“若是你覺得貴，去找賤一點的貨色去吧。你看見有多少人在這里，在你出現的這一會兒，他們都跑走了。”

“好，那麼決定了。明天你到港口來吧。”

第二天早晨他們在港口會見，上了船，駛到那島上。他們這一整

天盡量地吃喝，到了第二天他們起來，往那金山去了。他們到了那里，那七百裏挑一的商人拿出他的酒杯來，說道：“來吧，讓我們先來喝一下子。”

“且住，我的主人！你是頭兒，应当先喝，讓我来用我的酒敬你一杯吧。”商人的兒子預先准备好了他的昏睡的迷酒，斟了滿滿一杯，送給那七百裏挑一的商人。他喝了下去，就睡得極熟了。商人的兒子杀了那頂劣的馬，除去臟腑，將他的主人放在馬肚子里，又把鉄鏟也放進去，縫好了創口，他走去在叢莽中間躲了起來。立刻那黑的鉄嘴鴉飛了下來，拿起馬的尸体，帶到山上去，動手來啄食。那七百裏挑一的商人醒了過來，四处觀看，他問道：“我現在是在哪里呢？”

“是在山上哩！拿起你的鏟來，掘金子吧。假如你掘得多，我將告訴你怎样下山來。”商人的兒子大聲叫道。

那七百裏挑一的商人拿起鏟子，掘了又掘，他掘滿了二十大車。商人的兒子說道：“且住，現在够了。謝謝你的工作。再見了！”

“但是我怎么样呢？”

“你么？請你任便吧。像你這樣的在那山上已經死了九十九个了，你就湊足了一百。”于是商人的兒子帶了那二十大車，來到金的城堡，娶了那可愛的閨女，即是那七百裏挑一的商人的女兒，接受了她的所有的財產，同了他的全家移到都城裏來居住。但是那七百裏挑一的商人留在那山上，黑的鉄嘴鴉在啄他的骨头。

譯者按：

將人裝在馬肚子里，叫大鳥帶上高山去，采集金室，蓋是古代的傳說，中國也有略為近似的話，如元人西使記云，金剛鑽出即毒國，以肉投大洞底，飛鳥食其肉，糞中得之；又格古要論云，金剛砂出西蕃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作鷹架，釘食在上，同肉吃于山中，却在于野地上糞黃中拾得。本來說人到山上，當設法縋懸而下，这里叙說商人之为富不仁，所以就把工人犧牲了。这一节頗有東方夜談的空氣，又用火刀火石敲出，跳出來人，亦是東方夜談中常有的情節，最有名的如阿拉丁的灯囊，是其一例。

霜 公 公。

以前有一回，有一个繼母，在她的繼女之外，还有她自己的一个女兒。凡是她自己的女兒所做的事，她都看得順眼，对她說道：“好个懂事的宝贝！”但是那个繼女呢，凡是她做了什么事想要討好，总是受到挑剔。她所做的事情都錯，不是应当那么样的。可是，老实說，那小繼女好得像金子一样，在好的人家她該得在干酪黄油里游泳，但是現在同她繼母在一起，她只是每天用眼泪洗浴罢了。她怎么办呢？大風虽然是刮，但不会永远地刮的，一个罵人的老太婆却是沒有这样容易避得过去。她什么事都想得出来，还会得想去搜檢人的牙齒哩。那繼母就想到要把她的繼女赶出家里去。

“老头兒，你拿了她，拿她出去，随你到哪里，讓我的眼睛不看見她，我的耳朵不听见她就好，但是不要把她帶进那暖屋里我自己的女兒那里去，只送她去到那很冷很冷的空地那里吧。”那老头兒悲嘆哭泣，可是他仍然把他的女兒放在雪車上，他本来想要用馬衣給她遮上，但是連这个他也不敢做。他于是送那無家的小孩到空地里，拋在雪堆上边，自己画了十字，赶快地跑开，免得他亲眼看見他女兒死去。

那可憐的小东西留下在树林的边沿那里，在一棵松树底下坐下了，顫抖着，小声說她的禱告。忽然地她听见有什么东西的声响。那是霜公公，在相去不远的一棵松树上發出冰冻畢剥声，他从这松树跳

- 摩洛士（Moroz）原意是霜，像人似的加以亲爱的称呼，叫做摩洛士科或摩洛士如式科，是北地霜冻的人格化，也或称为“红鼻头霜”，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N. A. Nekrassov, 1821—77）有这题目一篇詩，写农妇的冻死，很有名。摩洛士科难得恰好譯名，今准霜公的例，姑譯为霜公公云。

到那松树，捺着他的指头叭叭作响。只見他現在來到那棵樹上，底下就坐着那女兒，他捺他的指頭跳上跳下，對着那美麗的女孩看。

“閨女，閨女，是我紅鼻子摩洛哥呀！”

“摩洛哥歡迎你！一定是神差你來看我可憐的有罪的人的吧。”

“閨女，你和暖么？”

“和暖的，和暖的，好小阿爹摩洛哥如式科！”

摩洛哥再降下一點來，更是畢剝的響，更捺他的指頭，他又對那女孩說道：“閨女，你和暖么？”

那女孩差不多透不過她的氣來了，可是她還是繼續地說道：“是的，和暖的，摩洛哥如式科，和暖的，小阿爹。”

摩洛哥科更是畢剝的響，他捺他的指頭也更起勁，他末次對那閨女說道：“閨女，你和暖么？美人兒，你和暖么？紫雲英，你和暖么？”

那女孩全都凍僵了，她只能用了一種不大聽得出來的聲音回答道：“啊，是的，和暖的，我的寶貝小鴿子，摩洛哥如式科！”

摩洛哥科聽了她優美的語言非常喜歡她。他憐惜那女孩，他用皮毛把她裹了起來，給她蓋上溫暖的蓋被，拿出一只高大沈重的箱子來，滿盛着結婚的服裝，又給了她一件長袍，都帶着金銀的裝飾。她穿了起來，啊，她顯得多么的美麗，多么的堂皇呀！她坐下來，開始唱歌。那繼母在預備她的葬儀，正做着油煎餅。她叫道：“當家人，你快去，埋你的女兒去吧！”那老头兒走去了。但是在桌子底下的小狗說道：“汪汪！那老头兒的女兒穿了金銀的衣服走着，但是老婆子的女兒沒有求婚的人來看。”

“住口，你这傻子！这里給你一個煎餅，現在你說，求婚的人要老婆子的女兒，但是老头兒的女兒除了她的骨頭再也沒有什麼東西留下了。”小狗吃完了煎餅，但仍舊說道：“汪汪！那老头子的女兒穿了金銀的衣服走着，但是老婆子的女兒沒有求婚的人來看。”老婆子老

是在打那狗，又給它吃煎餅。可是小狗还是要說它那一套話，說道：

“那老头兒的女兒穿了金銀的衣服走着，但是老婆子的女兒沒有求婚的人來看。”

地板踏得吱吱响，門很大的打开了。他們搬进来那高大沈重的箱子，后边走着那繼女，穿了金銀的衣服，像太陽似的發亮。那繼母對她看，她惊异得举起她的兩只臂膊來。她叫道：“老头兒，老头兒，駕上兩匹馬，立刻帶我的女兒去吧！把她放在那个田野上，——放在那个地方。”老头兒帶了那女兒到那原来的地点。

紅鼻头摩洛哥士來了，對着他的客人看，問她道：“閨女，你和暖么？”

那老婆子的女兒回答道：“去你的吧！难道你是瞎了眼，沒有看見我的胳膊和腿都全已冻僵了么？”摩洛哥士又蹦又跳，从这方面得不到什么好話，他对于那閨女很是生气，就把她冻死了。

“老头兒，老头兒！你去接我的女兒回來吧。駕上我的快馬，不要翻了雪車，把箱子掉了下來。”

但桌子底下的小狗說道：“汪汪！求婚的人要娶了那老头兒的女兒，但是老婆子的女兒除了一袋的骨头再也沒有什么东西帶回來了。”

“別說謊話！这里一个煎餅你拿了去，說道：他們帶來老婆子的女兒，穿着金銀的衣服！”門打开了，那个坏老婆子跑出去迎接她的女兒，却是沒有女兒只抱着一个冷的尸首。她呼号叫喊起來，那时她知道她是失掉了她的乖戾嫉妒的那个女兒了。

飞 船

以前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兒和一个老婆子，他們有三个兒子，兩個很伶俐，但第三个是傻子。那老婆子喜欢大的兩個，全把他們驕养坏了，末了的一个却常是受虐待。他們听說从沙皇那里發出一个通知来，說“有誰能造成一只飛的船，我將把我的女兒沙公主給他做妻子。”長兄們決意出去寻找他們的运气，他們請求他們父母的祝福。那母亲准备好了他們路上应用的物事，又給他們在路上吃的东西，和一瓶的酒。那傻子也來請求父母，打發他去。他的母亲告訴他不該去，她說道：“傻子，你哪里去呢？那狼將把你吃了！”但那傻子只是反复地說这一句話：“我要去，我要去！”他的母亲覺得对他没有什么办法，便給他一片干面包，和一瓶的水，赶快地把他推出屋外去了。

傻子走了又走，末了他遇着了-一个老头兒。他們互相招呼。那老头兒問傻子道：“你往哪里去呢？”

傻子說道：“听說沙皇答应把他的女兒給那个能造一只飛船的人哩！”

“那么你能造这样的一只船么？”

“不，我不会，但是什么地方他們会得給我造的吧。”

“这什么地方是在哪里呢？”

“只有天知道。”

“好吧，那么，且在这里坐下来，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吧。你拿出你背包里裝的什么东西来。”

“不，那样东西我羞得拿出来給人家看見。”

“別胡說了，拿出来吧！神所給的东西都够好，是可以吃得的。”

傻子打开他的背包，他几乎不能相信他的眼睛了，在那里不是干的面包皮，却放着白的卷子，和各色好吃的肉，他把这些分给了老头儿。他们一起吃了，老头儿对傻子说道：“你走到树林里去，一直走向第一棵树，你画三个十字，用你的斧头砍那树，随即躺倒，把你的脸向着地面，等到你被人叫醒。那时你将看见，在你前面有一只船全都造好了，你坐在里边，飞往你想去的地方去，在路上遇见什么你全都收集起来。”

于是傻子谢了那老头儿，同他作别，走进树林里去。他走向第一棵树，完全照着所吩咐的那么做，他画了三回十字，用他的斧头砍树，脸向着地躺倒，便睡着了。过了一会，有什么人叫醒了他。傻子起来，看见那船全都造好了，他也不多思想，坐了上来，那船飞起在空中。船飞了又飞，只见下面路上，有一个人躺着，耳朵靠着潮湿的土地。

“阿叔，今天好！”

“今天好。”

“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听这世界上出现的事情哩。”

“请来船里坐在我的旁边吧。”那人不想拒绝，于是他咸坐在船里，他们再向前飞去。他们飞了又飞，只见一个人前来，只用他的一只脚跳，别一只脚却紧紧缚住在耳朵上。

“阿叔，今天好！你为什么用一只脚跳着的呢？”

“唔，我若是解下那条腿来，那么我跨一步就将走过半个世界了。”

“请来和我们一起坐吧。”那人坐下，他们向前飞去。他们飞了又飞，只见一个人站着拿了一枝枪，正在瞄准，但他们看不出是对着什么东西。

“阿叔，今天好！你是在瞄准什么呢？连一只鸟都不见呀。”

“什么，我是在短距离射击。我能够打中一只鸟或兽，在三百里远的距离。那样的才是我所谓射击哩！”

“请来同我们坐下吧。”这人也同他们一起坐下，他们向前飞去。他们飞了又飞，只见一个人在他的背上扛着一大袋的面包。

“阿叔，今天好！你往哪里去呀？”

“我去找点面包来吃午餐。”

“但是你不是已经有那一大袋在你的背上么？”

“那个！我把这一口吃了，也算不了什么呢。”

“请来同我们坐吧。”那个老鸨在船里坐下，他们再向前飞行。他们飞了又飞，只见一个人绕着湖水行走。

“阿叔，今天好！你在找什么呢？”

“我想要喝，可是找不到水。”

“但是在你前面有整个的湖，为什么你不去喝呢？”

“那个！那水给我还不过只够一口喝哩！”

“那么请来同我们坐吧。”他坐下了，他们再飞上去。他们飞了又飞，只见一个人在树林里行走，在他的肩上是一捆的木头。

“阿叔，今天好！你为什么在树林里扛着那木头走呢？”

“但是这并不是普通的木头。”

“那么这是哪一类的呢？”

“这是那么一类的，若是你把它撒下去，一整个军队就会得从那里跳出来。”

“那么请来同我们坐吧。”他同了他们坐下，他们向前飞去。他们飞了又飞，只见一个人背着一袋的稻草。

“阿叔，今天好！你背了那稻草往哪里去呀？”

“往村里去。”

“那么是村里缺少稻草么？”

“不，但是这稻草是那么一种的，若是你在夏天顶热的日子里把它撒下去，立刻寒冷会得同了雪霜到来了。”

“那么你不来和我们坐坐么？”

“谢谢你，我愿意坐。”

他们不久就飞进了沙皇的院子里。沙皇那时正在食桌旁边坐着，他见了那飞船，很是惊异，打发他的僕人去问，在那船里飞来的是什么人。僕人走近船去看了，回报沙皇说，驾驶那船飞来的只是一个寒伧的小慕什克，即是农民。沙皇独自心里打算。他不很喜欢把他的女儿嫁给一个寻常的农民，就想怎么样可以除掉他的这一个讨厌的女婿。他心里想道：“我将给他许多艰难的工作去做去。”于是他立即差人去吩咐傻子，要在御膳用毕的时候，给他取到那活命与唱歌的水。在沙皇对他的僕人发这命令的那时候，傻子遇着的第一个同伴，就是说在听那世界上出现的事的那人，听到了沙皇所说的话，告知了傻子。傻子说道：“现在我怎么办呢？即使我去寻找一年，或是我的一生，我也找不着这样的水的。”

那个快脚对他说道：“不要害怕，我将替他去办这事。”

僕人走来传达沙皇的命令。傻子回答道：“你去说，我拿这水来。”

他的同伴把他的那一只脚从耳朵上解开了，他跑了去，一眨眼间从世界尽头取来了些活命与唱歌的水。他说道：“我必须赶快，立即跑回去。”他在水磨底下坐下来，却睡着了。

沙皇的饭快要吃完，他却还没有回来，虽然他们都等候着，因此那船上的人不安起来了。那第一个同伴曲身向着地面去听，说道：

“呵呵，那么你是在那磨下睡着了，可不是么？”于是那打枪的拿起他的枪来，一枪打在磨上，把那快脚惊醒了。快脚开始奔跑，一会